荊川先生右編

建都

荆川先生右編卷七

都察院僉都御史毘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君三

諫監謗　　召公

周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民必多民

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心而宣之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

諫靈王　　白公子張

楚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王患之謂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它言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不類玆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濟川用女作舟若大旱用女作霖雨啓乃心

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
傷昔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叡廣也其知之不疚也
猶自謂未艾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
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爲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
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予罔予棄也今君或者
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齊桓晉文皆非嗣
也還軫諸侯不敢淫逸心類德音以得有國近臣諫
遠臣謗輿人誦以自誥也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
同而至於有畿田以屬諸侯至于今爲令君桓文皆
然君不度憂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

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辜也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憖寘之于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瑱也遂趨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靈王死之

廣言路疏　陳忠

安帝時連有災異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帝意

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謇諤之

節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孝文嘉袁盎人家之譏武帝納東方朔宣室之正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昔晉平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患之大者公曰善於是下令曰吾欲進善有謁而不通罪至死令明詔崇高宗之德推宋景之誠引咎克躬諮訪羣吏言事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必承風嚮應爭爲切直若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宜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

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選一等以廣直言之路

奏乞延訪詢納　　　李胤

晉武帝泰始初尚書李胤上

古者三公坐而論道內脩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教或處三槐兼聽獄訟稽疑之典謀及卿士陛下聖德欽明垂心萬機猥發明詔儀刑古式雖唐虞疇諮周文翼翼無以加也自今以往國有大政可親延羣公詢納讜言其軍國所疑延詣省中使侍中尚書諮論所宜若有疾疢不任覲會臨時遣使臣訊訪　詔從之

請不詰難臣寮上言書　　　劉洎

唐太宗每與公卿言及古道必詰難往復散
騎常侍劉洎上書諫

臣聞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賢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若乃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極尊徒思自強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揚況動神機縱天辨飾辭以折其理援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荅臣聞皇天以無言為貴聖人以不言為德老君稱大辯若訥莊生稱至道無文此皆不欲煩也是以齊侯讀書輪扁竊笑漢皇慕古長孺陳詞此亦不欲勞也且多記則損心多言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

初雖不覺後必爲累須爲社稷自愛豈爲性好自傷乎竊以今日升平皆陛下力行所致欲令長久匪由辯博但當忘彼愛憎愼茲取捨每事敦朴無非至公若貞觀之初則可矣至如秦政強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衆望於虛說此才辯之累較然可知矣伏願略茲雄辯浩然養氣簡彼緗圖淡焉怡目固萬壽於南嶽齊百姓於東戶則皇恩斯畢天下幸甚上飛白荅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斯道形神心氣非此爲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

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陸贄

唐德宗幸奉天翰林學士陸贄上

朝隱奉宣聖旨頻覽卿表狀勸朕數對羣臣兼許令
論事辭理懇切深表盡忠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
諫但緣上封事及奏對者少有忠良多是論人長短
或探朕意旨朕雖不受讒譖出外即妄生是非以爲
威福朕往日將謂君臣一體都不隄防緣推誠信不
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故却是
失在推誠又諫官論事少能愼密例自矜衒歸過于
朕以自取名朕從即位以來見奏對論事甚多大抵
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即便詞窮若有奇才

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以來事祇如此所以
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不是倦于接納卿宜深悉此
意者臣竊謂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
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帝王之盛
莫盛于堯雖四凶在朝而僉議靡輟故曰惟天爲大
惟堯則之是知人有邪直賢愚在處之各得其所而
已必不可以忠良者少而闕于詢謀獻納之道也昔
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沉者其爲矯枉
防患之慮豈不過哉願陛下取鑒于茲勿以小虞而
妨大道也陛下所謂失于誠信以致患害者臣竊以

斯言爲過矣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由此論之陛下可審其所言而不可不慎信其所與而不可不誠海禽至微猶識情僞含靈之類固必難誣前志所謂衆庶者至愚而神葢以蚩蚩之徒或昏或鄙此其似于愚也然而上之得失靡不辯上之好惡靡不知上之所秘靡不傳上之所爲靡不效此其類于神也故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接不以禮則徇義之意輕撫不以恩則効忠之情薄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響應聲若影從表表枉

則影曲聲淫則響邪懷鄙詐而求顏色之不形顏色形而求觀者之不辯觀者辯而求衆庶之不惑衆庶惑而求叛亂之不生自古及今未之得也故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若不盡于已而望盡于人衆必給而不從矣不誠于前而曰誠于後衆必疑而不信矣今方岳有不誠于國者陛下則興師以伐之臣庶有虧信于上者陛下則出令以誅之有司順命誅伐而不敢縱捨者葢以陛下之所有責彼之所無故也向若陛下不誠于物不信于人人將有辭何以致討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

身願陛下愼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爲悔者也仲
虺述成湯之德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吉甫美宣王
之功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成湯聖君也仲虺
聖輔也以聖輔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
周宣中興之賢主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之
歌誦賢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
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爲人之
行已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
善愚者耻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爲君子遂
非則其惡彌積斯謂小人又聞義能徙者常情之所

難從諫勿咈者聖人之所尚陛下所謂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衒歸過于朕者臣以為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于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恐不可謂此為歸過而阻絕直言之路也臣聞聖賢為理務詢衆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鰥寡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于志者不必然逆于心者不必否異于人者不必是同于衆者不必非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他唯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

理見天下之心夫人之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于所信阻于所疑忽于所輕溺于所欲信既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由是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於是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其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其可棄之人斯並苟縱私懷不稽[illegible]極于以虧天下之理于以失天下之心故常情之所輕乃聖人之所重圖遠者先驗于近務大者必慎于微將在博採而審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槩

輕侮而莫之省納也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即便辭窮
者臣切恐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盡其理能服其口而
未服其心何以知其然臣每讀史書見亂多理少因
懷感嘆嘗試思之竊謂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
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
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于上上之
情莫不求知于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
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
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耻聞過騁辯給衒聰明厲
威嚴恣彊愎此六者居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愞此

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于佞辭上恥過必忌于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給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衒聰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慄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宫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覲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覲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無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

矣上情不通于下則人惑下情不通于上則君疑疑
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
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是
使亂多理少從古以然考其初心不必淫暴亦在乎
兩情相阻馴致其失以至于艱難者焉昔龍逢誅而
夏亾比干剖而商滅宮奇去而虞敗屈原放而楚衰
臣謂夏殷虞楚之君若知四子之盡忠必不勦棄若
知四子之心所必不拒違所以至于忍害而捨絕者蓋
謂其言不足行心不足保故也四子既去四君亦危
然則言之固難聽亦不易趙武吶吶而爲晉賢臣絳

矣木訥而爲漢元輔公孫弘上書論事帝使難弘以十策弘不得其一及爲宰相卒有能名周昌進諫其君病吃不能對詔乃曰臣口雖不能言心知其不可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望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臣是以竊慮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良有以也古之王者明四目達四聰蓋欲幽抑之必通且求聞已之過也垂旒于前黈纊于側蓋惡視聽之太察唯恐彰人之非也降及末代則反

于斯聰明不務通物情視聽祇以伺罪釁與衆違欲與道乖方於是相尚以言相示以智相冒以詐而君臣之義薄矣伏願廣接下之道開獎善之門弘納諫之懷勵推誠之美其接下也待之以禮煦之以和虛心以盡其言端意以詳其理不禦人以給不自衒以明不以先覺爲能不以臆度爲智不形好惡以招諂不大聲色以示威如權衡之懸不作其輕重故輕重自辯無從而詳也如水鏡之設無意于妍媸而妍媸自彰莫得而怨也有犯顏讜直者獎而親之有利口讒佞者疎而斥之自然物無隱情言不苟進君子之

道浸長小人之態日消何憂乎少忠良何有乎作威
福何患乎妄說是非如是則接下之要備矣其獎善
也求之若不及用之懼不周如梓之任材曲直當分
如海之歸水洪消必容能小事則處之以小官立大
勞則報之以大利不忌怨不避親不扶瑕不求備不
以人廢舉不以己格人聞其才必試以事能其事乃
進以班自然無不用之才亦無不寬之舉如此則獎
善之道得矣其納諫也以補過爲心以求過爲急以
能改其過爲善以得聞其過爲明故諫者多表我之
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實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

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爲盛德是則人君之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採納之名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讜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其推誠也在彰信在任人彰信不務于盡言所貴乎出言則可復任人不可以無擇所貴乎已擇則不疑言而必誠然後以求人之聽命任而勿貳然後以責人之成功誠信一虧則百事無不紕繆疑貳一起則羣下莫不憂虞是故言或乖宜可引過以改其言而不可苟也任或乖當

可求賢以代其任而不可棄也如此則推誠之義乎矣微臣所以屢屢塵瀆而不能自抑者蓋以陛下有撥亂之志而多難未平有務理之誠而庶績未乂有堯舜聰明之德而未光宅於天下有覆載含弘之量而未翕受于衆情故臣每中夜靜思無不竊歎而深惜也向若陛下有其位而無必行之志有其志而無可致之資則臣固已從俗浮沉何苦而汲汲如是惟陛下詳省所闕亟行所宜歸天下之心濟中興之業此臣之願也億兆之福也宗社無疆之休也謹奏

論章疏多留中不降出狀　孫朴

宋仁宗至和二年御史中丞孫抃上

臣伏見近日臣僚所上章奏多有留中不曾降出者臣愚竊謂此一事於朝廷之體至要至重陛下宜深思而遠慮之可也帝王尊居九重總覽萬幾防謹之先在於壅塞銳心精力舉通其原尚或間有掩隱故作弛放弊將如何臣即不審是已經聖覽别有特旨使之然耶將權勢僥倖妄生希合而致然耶萬一姦人緣此陰結巧僞公爲稽秘果有警急事陛下不聞大臣不得知其如何吁可駭也且書稱明四目達四聰堯舜所以成大聖今自溫成皇后薨逝以來忽然

生此節目臣恐四方聞之謂陛下不喜正論遂使讜
臣端士噤口結舌默不敢吐非廟社朝廷之福非天
下生靈之福欲望陛下敕中書申明自來條約指揮
通進銀臺司及內中經歷處所應文字並須立便批
鑿投進或降出不得稍違時刻仍一一與大臣商榷
可行可止之狀以慰中外物議則陛下聖德不損於
昔時陛下朝政愈新於今日臣不勝懇悃之至

乞容異同之論　呂大防

宋仁宗時上

古者衮服之飾必以黼者取其兩己相背而能成政

也兩已相背至銘諸躬而日服之以爲監有以見人君御臣之深戒在於害同而惡異也舜伐三苗禹以爲可益以爲不可然不害益爲九官周公相成王召公不悅然不害同爲十亂洪範謀及卿士則三公之論有不用焉周官詢及萬民則卿士之謀有不取焉夫然後可以通達衆志輔成大業苟取其所同而捨其所異則晏子所謂以水濟水孰能食之者也非特如此而已苟欲其同則必有誕謾詐欺以附同者矣苟惡其異則必有詭隨面從以免異者矣使人臣皆懷誕謾詭隨以事上殆非朝廷之利也竊聞議異者

必使廷臣無異論乃謂之一道德爲此說者似不思也夫一道德以同俗者蓋謂典常之教不可不同也今以政事之殊有可有不可有宜有不宜有損有益而必一而同之恐非聖人之意也所惡異論者豈非以其沮議害事而惡之耶苟導之使言而擇之在我則雖有沮議害事之言在吾所棄固不能爲患也凡此無難改之勢而有速應之實蓋在陛下爲之而已如前所陳蓋陛下政事之形容於外者臣得以揣度而陳之至如陛下聖性之淵微君德之崇厚惟幾以成天下之務惟深以通天下之志臣之愚陋莫得而

測焉伏惟仰觀天心旁考古義紬奇論而用中道則天下幸甚

乞令朝臣轉對　　司馬光

宋英宗朝位殿中侍御史司馬光上

臣竊見祖宗之時累曾令朝臣轉對或遇災異更廣求直言真宗咸平景德之間詢訪尤切其詔書云涉訕訐者固可優容乏詞藻者許其直致是時羣臣上書言事者日不下百餘封每戒敕閤門令疾速進入詔樞密直學士馮拯陳堯叟令詳定以聞所以然者不唯考時政之得失亦以觀羣臣之能否也是故太

宗時得寇準眞宗時得張知白皆上書言事驟加擢
用後爲宰相俱著名跡景德元年六月內出朝士邊
肅等二十四人等姓名令於崇政殿引對在外者驛
召赴闕其後稍稍用之多爲名臣此皆近事可法者
也陛下踐祚未久羣臣能否恐未偏知欲乞依祖宗
舊制每遇內殿起居日常令朝臣兩人轉對其餘在
京及外處臣僚有欲上書言事者所在官司皆不得
壅滯彼必欣然承命各竭所懷然後陛下親加省覽
必有所得若上書者稍多陛下不能一一偏觀即乞
擇近臣識慮明達用心公正者二人先次看詳但求

道理切當不取文辭華美分爲數等各以貼黃節出事宜置之於前然後奏御陛下更以聖意擇善者特令引對面加詢訪若實有可采其所言之事即爲施行仍於禁中籍記姓名每遇有重難公事試委之幹辦俟果有功効乃加進用如此則天下之才盡在日前可以器使雖堯舜之世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亦不是過也不然但循故事止作虛名所上之書未必省覽雖復省覽亦無施設則無益於事不如不爲也

乞復知州人上殿言事　　呂誨

宋英宗時侍御史呂誨上

臣聞漢宣帝拜刺史守相必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察其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副必知其所以然斯最切於治道也國朝故事親民官通判以上擬任先引見仍於中書呈身替還知州許上殿言利便三事乃察言觀行之體也比來引見呈身如故但未嘗親問中書不關實言利便三事亦皆罷之天下郡守不得人者十五六豈聖朝求治之意哉疎遠之臣有終身不得近清光俾一言以紓素藴者欲君臣之道相屬上下之誠相接不亦難乎臣欲乞令後凡除擬知州人引見日令上殿親有所問審察其人仍俾中書

閱其可否然後授之以任替遷依舊許言利便二事因而總核必得其實

乞博採羣言伸以義斷　　鄭獬

宋英宗時上

臣伏見陛下初即位四方傳聞以謂陛下聰明英斷同符太祖有志之士莫不挍袂歎息傾望陛下之風采然自授政以來號令所發蹈常習故不聞赫然有以鼓動天下者始以聖躬微疾猶足以爲辭玉饍既復尚恭默而不言者實未知所諭將以陰拱自晦徐覩天下之動而後出而制之耶則於此殆將周歲萬

機之變槩可見矣將以慕商宗之節思得聖人而後用以爲政耶則傳說何可數有哉果無之則遂一世而不言邪將以左右牽制動有畏憚而不敢明爲之耶不明爲之則二府大臣與禁庭侍從皆足以寄腹心又何疑而不與之謀耶是三者皆非所以爲術也非帝王南面聽斷之大權也先皇帝時惟用仁德以涵育萬物及其久也蓋有偏而不舉者矣夫仁主愛義主斷猶春之爲生而秋之爲殺也生而不殺則萬物潰爛而不成其如歲功何陛下承先皇之仁愛宜用義斷以整齊天下所謂義斷者主柄也今夫唯唯

而不斷可否決於輔臣則主柄屈而不尊如輔臣朴忠雖不敢亂大法而爲陛下奉行條例止可閱日月而已一旦有顛危誰可橫身爲陛下當大事者乎嚮一姦人朋比參廁於其間則天下之大勢去矣陛下眡今日爲治耶亂耶必以爲亂則邊兵不試境內無跋扈强臣孰謂之亂必以爲治則威令寖削大綱解而不緝孰謂之治是治與亂正在陛下留意之秋也右顧則爲治左視則爲亂盍陛下一舉首而天下治亂之勢分矣陛下何不日求賢者與之圖議今所與共大政者不過七八輔臣則所聞所見盡於此而已

矣烏能窮天下之聰明哉古者謀及卿士淸問下民詢于芻蕘然後羣言集而治道成乃欲以七八輔臣之言而望大治豈不爲濶略者哉臣願陛下馳詔天下許盡所言有可采者與之召對至於臣下進見少賜數刻之景訪以得失虛意以求之精察以審之明斷以行之庶幾天下之勢將亂而復治矣如其傲游泯默日復一日有志之士解體而去士望去則民從而去矣陛下尚欲恃四海之衆而保萬世之安乎臣實不勝愚者之慮

乞施行封事　司馬光

疏

宋神宗即位初御史中丞司馬光上

臣伏以大舜舉賢敷納以言明試以功漢武帝詳延特起之士待以不次之位終獲其用威加胡越真宗皇帝總覽羣臣章奏用其言而顯其身以成咸平景德之治凡察言所以知人知人所以立政自古及今其道一也今陛下即政之初首開言路令中外臣民皆得上封事海內欣欣咸畢精竭思以承休德若於此際能采其嘉謀舉其賢材而用之則太平之基可指日而望也苟徒備外飾廢其言而不用棄其人而不取則天下頹弊之事當何時而振起乎臣與張方

平先受詔詳定中外所上封事雖已盡心精簡合於義理可施行者一一奏聞更望陛下擇其精者決自聖意必令行之其有識慮稍出於衆者願陛下特賜召對面加詢訪考其虛實果有可采密籍姓名遇有差遣隨材受任俟其實有顯効然後可以不次拔擢如此則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矣取進止

乞追還轉對官陳習誤罰　王安石

神宗熙寧元年翰林學士王安石上

臣竊聞轉對官陳習坐言人罪惡被絀監當習之爲人忠邪愿奸臣所不知然陛下施罰如此有未安者

二上下之所以相遇者詔令也詔令所以行於天下者信也詔令不信則人主之權廢矣故孔子以爲兵與食皆可去而不可以無信今陛下命羣臣使斥言有位之阿私朋比尸素有一人言之則不考問其虛實而絀之則甚害陛下之信此未安者一也人主之聽天下不可以偏偏則有弊偏於惡言人罪則其弊至於姦慝不上聞眞宗但惡人潛行交結陰有中傷故詔言事者不得留中此未有大失也然在位者遂以爲人主厭惡言人之惡者其俗之弊乃至大臣奸邪贓汚而眞宗終不得聞盡言人之惡者旣衆人所

不喜而人主又厭惡之則其弊必至於此今有一人爲陛下斥言人臣之罪未知其虛實而陛下遂以爲大惡則今孰敢爲陛下言人之奸者乎奸不上聞則雖大臣復有贓汚狼籍者陛下亦無由知之而天下之政壞矣此未安者二也臣聞人主之聽天下務在公聽並觀而考之以實斷之以義是非善惡皆所欲聞所不欲聞者誣罔欺誕之言而已即不欲聞人之惡則象恭滔天方命圮族非堯之所得知也堯所以能知共工及鯀之惡而又知舜之[illegible]以能公聽並觀不蔽於左右親習之人而考之以實斷之以義

一切斥絕拒塞誣罔欺誕無義之言而已故書之稱堯者以其能嫉讒說畏巧言非以其惡言人之惡也人主所以爲賞罰者以善惡也欲知善惡而不欲知惡則是欲有賞而無罰也有賞而無罰有春而無秋非天地之道陰陽之理也臣愚以爲陛下此舉過矣其作始則小其弊成於後則大不可不察也改過不吝者成湯之所以聖也伏惟陛下不吝改此則天下幸甚

乞召對之人量加試用　劉孝孫

神宗熙寧五年御史劉孝孫上

臣伏見陛下講脩衆務提拔人材雖毫善寸長畢蒙收采英識睿鑒前古罕及然其間有召自遐遠使之對揚天資高明聖問宏奥幽仄之士乍對清光舉動語言過於兢畏偶有罷去能無沮傷蓋其始召也皆以爲榮及其罷去也不勝其辱況士人或緣臣僚薦舉或爲朝廷所知比之流輩必有可采苟就其材器各加試用不惟不沮傷其志是亦陛下覆載涵育之德也

乞下求言詔書

司馬光

哲宗初即位門下侍郎司馬光上

臣聞周易天地交則爲泰不交則爲否君父天也臣民地也是故君降心以訪問臣竭誠以獻替則庶政修治邦家乂安君惡逆耳之言臣營便身之計則下情壅蔽衆心離叛自生民以來未有不由斯道者也夫道猶岐路近差跬步遠失千里今皇帝陛下新臨大寶德性高明太皇太后同斷萬幾聖謨光大初發號令不可不謹斯乃治亂之岐塗安危之所分也當以要切爲先以瑣細爲後臣切見近年以來風俗頹弊士大夫以偷合苟容爲智以危言正論爲狂是故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達閭閻愁苦痛心

疾首而上不得知明主憂勤宵衣旰食而下無所訴公私兩困盜賊已繁猶賴上帝垂休歲不大饑祖宗貽謀人無異志不然則天下之勢可不爲之寒心乎皆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往往怨歸先帝此臣所以日夜憤痛焦心泣血不顧死亾思有開發於朝廷者也臣愚以爲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應有知朝政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盡情極言仍頒下諸路州軍於要閙處出榜曉示在京則於鼓院檢院投下委主判官畫時進入在外則於州軍投下委長吏即日附遞

奏聞皆不得取責副本彊有抑退其百姓無產業人
慮有姦詐則責保知在奏取指揮放令逐便然後陛
下於聽政之暇略賜省覽其義理精當者即施行其
言而顯擢其人其次取其所長捨其所短其狂愚鄙
陋無可采取者報聞罷去亦不加罪如此則嘉言日
進羣情無隱陛下雖深居九重四海之事如指諸掌
舉措施為惟陛下所欲乃治安之原太平之基也陛
下若以臣言為可取伏乞決自聖意下學士院草詔
書施行羣臣若有沮難者其人必有姦惡畏人指陳
專欲壅蔽聰明此不可不察取進止

乞刪去求言詔書中六事　司馬光

哲宗初門下侍郎司馬光上

臣先於三月三十日上言乞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並許進實封狀仍頒下諸路州軍於要閙處出榜曉示鼓院檢院州軍長吏不得抑退臣昨奉聖旨命入見於今月二十三日到京蒙降中使以五月五日詔書賜臣看閱臣狂瞽妄言曲荷采納豈獨微臣之幸抑亦天下之幸此乃聖主之先務太平之本原也然臣伏讀詔書其間有愚心未安者不敢不冒萬死亟竭以聞竊見詔書始末之言固盡善

矣中間有云若乃陰有所懐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則觀望朝廷之意以徼倖希進下則衒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審出於此苟不懲艾必能亂俗害治然則黜罰之行是亦不得已也臣聞明主推心以待其下而無所疑忌忠臣竭誠以事其上而無所畏避故情無不通言無不盡今詔書求諫而逆以六事防之臣以爲人臣惟不上言上言則皆可以六事罪之矣其所言或於羣臣所有襃貶則可以謂之陰有所懐本職之外微有所涉則可以謂之犯非其分陳國家安危大計則可以謂之扇

樞機事之重或與朝旨暗合則可以謂之迎合已行之令言新法之不便當改則可以謂之觀望朝廷之意言民間之愁苦可憫則可以謂之衒惑流俗之情然則天下之事無復可言者矣是詔書始於求諫而終於拒諫也臣恐天下之士益鉗口結舌非國家之福也又止令御史臺出榜朝堂自非趨朝之人莫之得見所徇者狹伏望聖朝於詔書中刪去中間一節如臣三月三十日所奏頒布天下使天下之人曉然知陛下務在求諫無拒諫之心各盡所懷不憂黜罰如此則中外之事遠近之情如指諸掌矣取進止

乞通下情除壅蔽

哲宗元祐八年知定州蘇軾上　　蘇軾

臣聞天下治亂出于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于小民皆能自通大亂之極至于近臣不能自達故易曰天地交泰其詞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其詞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夫無邦者亡國之謂也上下不交則雖有朝廷君臣而亡國之形已具矣可不畏哉臣不敢復引衰世昏主之事只如唐明皇中興刑措之君也而天寶之末小人在位下情不通則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全軍陷沒于瀘南明皇不

知馴致其事至安祿山反兵已過河而明皇猶以爲忠臣此無他下情不通耳目壅蔽則其弊必至此也臣在經筵數論此事陛下爲政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接然天下不以爲非者以謂垂簾之際不得不爾也今者祥除之後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爲急務臣雖不肖蒙陛下擢爲河北西路安撫使沿邊重地此爲首冠臣當悉心論奏陛下亦當垂意聽納祖宗之法邊帥當上殿面辭而陛下獨以本任闕官迎接人與爲詞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義也臣若伺候上殿不過更留十日本任闕官自有

轉運使權攝無所關事迎接人衆不過吏支十月糧有何不可而始聽政之初將帥不得一面天顏而去有識之士皆謂陛下厭聞人言意輕邊事其兆見于此矣臣備位講讀日侍帷幄前後五年可謂親近方當戍邊不得一見而行況疎遠小臣欲求自通亦難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又曰帝出乎震相見乎離夫聖人作而萬物覩今陛下聽政之初不行乘乾出震見離之道廢祖宗臨遣將帥故事而襲行垂簾不得已之政此朝廷有識所以憤疑而憂慮也臣不得上殿于臣之私別無利害而于聽政之始天

下屬目之際所損聖德不小臣已于今月二十七日出門非敢求登對然臣始者本係上殿欲少效愚衷今來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便廢此言惟陛下察臣誠心少加采納

古之聖人將有爲也心先處靜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不過數年自然知利害之真識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故作無不成臣敢以小事譬之操舟者常患不見水道之曲折而水濱之立觀者常見之何則操舟者身寄于動而立觀者常靜故也奕棋者勝負之形雖國工有所不盡而袖手旁觀者常盡之何則奕者有意于爭而旁

[illegible]者人主常有而無心天下其孰能禦
之禦景帝即位之初首用鼂錯更易法令黜削諸侯
遂成七國之變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終身
不敢復言兵武帝即位未幾遂欲用兵鞭撻四夷兵
連禍結三十餘年然後下哀痛詔封宰相爲富民
侯臣以此知古者英睿之君勇于立事未有不悔者
也景帝之悔速故變而復安武帝之悔遲故幾至於
亂雖遲速安危小異然比之常靜無心終始不悔如
孝文帝者不可同年而語也今陛下聖智絕人春秋
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爲默觀庶事之利

害與群臣之邪正以三年為期俟得利害之眞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上下同享太平之利則雖盡南山之竹不足以紀聖功兼三宗之[illegible]不足以報聖德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為惟憂太速不憂稍遲亦已明矣臣又聞為政如用藥方今天下雖未大治實無大病古人云有病不治常得中醫雖未能盡除小疾然賢於誤服惡藥覬萬一之利而得不救之禍者遠矣臣恐急進好利之人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輒進此說敢望陛下深信古語自守中醫安穩萬全之策勿為惡藥所誤實

社稷宗廟之利天下幸甚臣不勝忘身憂國之心冐死進言

乞行臺諫封事　　蘇轍

宋哲宗時上

臣伏見皇帝陛下以至孝純仁承統踐祚太皇太后陛下以聰明睿知親覽庶政二聖協德以幸天下曾未朞歲而敝事稍去寬政復行元元之民免於流離之患蒙更生之福海內釋然無意外之憂不勝幸甚伏惟陛下恭勤祗畏發於天性猶復選於羣臣增置諫員求直言以自助天下之士風聞相慶臣嘗何人

得於今日備位於此然臣聞帝王之治必先正風俗風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為善風俗一敗中人以上皆自棄而為惡中人自勉於善則人主耳目衆多易與為治中人自棄於惡則臣下朋黨蕃殖易以為非蓋邪正盛衰之源未有不始於此也昔眞宗皇帝臨馭羣下奬用正人一時賢雋爭自托於明主孫奭戚綸田錫王禹偁之徒既以諫顯名則忠良之士相繼而起其後耄期厭事丁謂乘間將竊國命而風俗已成朝多正士謂雖懷姦慝而無與同惡謀未及發旋即流放仁宗皇帝仁厚淵默不自可否是非之

論一付臺諫孔道輔范仲淹歐陽修余靖之流以言事相高此風既行士恥以鉗口失職當時執政大臣豈皆盡賢然畏忌人言不敢妄作一有不善言者即至隨輒屏去故雖人主寛厚而朝廷之間無大過失及先帝嗣位執政大臣變易祖宗法度下至小民皆知其非而卿士大夫從風而靡則風俗之變於此見矣是時惟有吕誨范鎮等明言其失二人既已得罪臺諫有一言及之者皆紛然逐去由是風俗大壞無一人復正言者天祐皇室啓迪聖德臨政未幾而以言路爲急天下竦然思見祖宗遺俗然臣自至闕廷

聞臺諫封事一切留中不出既不施行又無黜責臣不勝憂疑夫朝廷所以待臺諫者不過二事言當則行不當則黜其所上封事除事干機密人主所當獨聞須留中外並須降出行遣上所以正朝廷之紀綱使無廢職業下所以全人臣之名節使無負公議若當而不行不當而不黜則上下苟且廉恥道廢風俗衰微國將從之臣願陛下永惟邪正盛衰之漸始於臺諫修其官則聽其言有不當隨事行遣大者可黜小者可罷使風俗一定忠言日至陛下垂拱於上羣臣肅雍於下則太平之治可立而待也惟陛下留

神省察天下幸甚

乞省覽農民封事　　司馬光

宋哲宗時上

臣伏覩近降農民訴疾苦實封奏狀王喬等一百五十道除所訴重複外俱已簽帖進入竊惟四民之中唯農最苦農夫寒耕暑耘霑體塗足戴星而作戴星而息蠶婦治繭績麻紡緯縷縷而積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極矣而又水旱霜雹蝗蜮間爲之災幸而收成則公私之債交爭互奪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已有矣農夫蠶婦所食者糠粃而不足所衣者綈褐而

不完直以世服田畝、卬倉此之外更有可生之路故其子弟遊市井者食甘服美日者盛麗則不復肯歸南畝矣至使世俗俳諧共以農爲嗤鄙誠可哀也又况聚斂之臣於稅租之外巧取百端以邀功賞靑苗則強散重斂給陳納新免役則刻剝窮民收養浮食保甲則勞於非業之作保馬則困于無益之費可不念哉夫農蚕者天下衣食之原人之所仰以生也是以聖王重之臣不敢遠引前古竊聞太宗皇帝嘗遊金明池召田婦數十人於殿上賜席使坐問以民間疾苦田婦愚戇無所隱避賜帛遣之太宗興於側

徵民間事固無不知所以然者恐富貴而忘之也故每臨朝無一日不言及稼穡眞宗皇帝乳母秦國夫人劉氏本農家也喜言農家之事眞宗皇帝自幼聞之故爲開封尹以善政著聞及踐大位咸平景德之治爲有宋隆平之極景德農田勑至今稱爲精當昔周公相成王作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蓋以一盂之飯一尺之帛莫不出於艱難人主既知之則不肯用之於無益散之於無功驕侈之心無自而生矣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深居九重皇帝陛下富於春秋自非今者濬發德音大開言路使

畎畝之民皆得上封事則此曹疾苦何由有萬分之一得達於天聽哉其文辭鄙俚語言叢雜皆身受實患直責其誠不可忽也伏望太皇太后陛下與皇帝陛下同賜省覽庶以開廣聰明資益聖性於民間情僞靡不周知異日太平之業由此爲始矣取進止

乞詔天下皆得直言及百官賜對　曾肇

宋哲宗紹聖元年知杭州曾肇上

臣聞自昔有爲之君欲以收覽威柄修立政事一新海內之耳目則必公聽並觀大開言路使朝廷得失民情利病百官忠邪賢不肖畢聞於上然後虛心審

察揆以古誼參以時變出於天下之公而無悖於前
可施於後者則斷而行之出於一人之私而於前爲
無稽於後爲有弊者則絀而不用以此經綸天下之
務酬酢萬物之變故能所爲必成所欲必獲古之興
王所以功施一時澤及後世未有不出於此者伏惟
皇帝陛下躬至德開大明方且夙寤晨興以總攬權
綱更革時弊爲志然後發德音下明詔使人人得直
言時事無有所諱以廣聰明以通壅塞正在此時而
中外寂然未聞有所諮訪此臣之所未諭也論者或
曰方今宇内無事朝廷清明陛下循守舊章足以稱

治尚何事於言哉臣切患之斯言過矣何則舜之繼堯無異道也方堯老而舜攝固已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及其命九官則天地人神草木鳥獸之政無所不舉而終之命龍作納言蓋雖舜之盛德又當極治之世所以通天下之情者猶不敢不以言爲急又況德未臻堯舜之盛世未若唐虞之治乎惟是臣下用事則或蔽於自私而惡聞其過於是多爲關防杜塞言路指讜言正論爲矯激以循默取容爲忠厚此則任事者之所便非朝廷之忠計也昔漢宣帝之初上書者皆爲二封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屛去

不奏及魏相執政白去副封然後天下之情無不上
聞宣帝所以知人疾苦成中興之功魏相所以總領
衆職號稱賢相者能去壅蔽故也陛下無有爲之志
則已苟有志焉而不廣開諮詢訪納之路臣未見其
可也臣愚欲願陛下明詔天下皆得直言又詔百官
使以次對論以至誠求助之意責以盡忠無隱之誼
其言而有益則不惟納用且加以賞言而亡益則一
切包容置而不問如此則遠近之人知陛下有求言
之實有聽言之明孰不感激奮勵應上之求哉雖然
四海之大士民之衆不必人人皆知義理方陛下虛

巳下問之時豈無乘間投隙以姦言私說惑亂聖聽者此則在陛下聽納之際有以辨之而已孔子曰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孟子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孔孟所以知言用此而已盡人之以言揆於我者不能使之齊而能使吾不爲彼之所惑者辨之有道故也辨之有道則雖姦言私說雜陳於前安能移我之意哉苟畏其亂惑而遂廢諮詢是何異憂噎而廢食也臣愚待罪從官轉徙五郡道路傳聞皆謂

陛下聖質高明濟以果斷其志將以有爲於天下日夜傾耳以聽德音而久之未有所聞輒因賜對苟敢以是爲獻伏惟留神采擇

論太學生不當以言事殿舉　　鄒浩

宋徽宗卽位初中書舍人鄒浩上

臣准中書省刑房送到録黃一道爲太學生張寅亮等妄言裁減皇太后園陵浮費各殿一舉事臣竊觀寅亮等所上書其言狂謬固當懲戒以示天下緣士大夫已在遴擢而詳練滋久者尤有不能體悉朝廷用意之深况山野一介布衣之賤乎陛下察其無知

特從輕典又且追改屏出學押出門指揮則是寅亮
等固已在所矜容矣止殿一舉誠不爲過但近年以
來言路壅塞爲時大弊自陛下勸奬開導始克通達
世以相賀獲仰太平今寅亮等若未免殿舉切恐自
此以後人復畏避不敢獻言天下之事無由周知亦
聖政所當深慮者也傳不云乎烏鳶之卵不毀而後
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臣亦願陛下以
此赦之而已所有錄黄臣未敢簽書行下

乞容納直言　江公望

宋徽宗時左司諫江公望上

臣聞漢武帝殺人如薙草而汲黯數以直犯不少降帝終下之黯在朝淮南之謀爲寢一戇直之臣折禦而朝廷輕重繫焉是以養之不可不隆聽之不可不察去之不可不謹今朝廷以言得譴不過黜官去國而已然未聞有汲黯之切直何也蓋養之不素未必充其才既充其才遇之未必盡其禮禮或加厚聽之未必察其情去之未必當其罪以人君之威逐一小臣不啻若怒飈之振槁翩翩然徑逝矣而不知適以資讒諂囂嚅相賀之語也傷君之明喪臣之氣無甚於此自昔人君之明廣大度以優容虛誠心而然後

得而議也伏望陛下以道御天下使人蕩然不疑無得而議何爲蹈吳之故轍而不知革彼猶能因言以誅壹輩執謂陛下鑒此而不能之乎願黜獻議之人通舊額人數一切罷去除禍者必鋤其根植福者必封其本毋謂昔有額而不可去也本根尚存枝葉他日復生矣不可不察

乞先恤公議而後謹獨斷　鄒浩

宋欽宗時上

臣甞讀孟子見其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

治之初必厭於翫習已安之後漢武帝剛忍之主也而有容直之得唐太宗剛明之君也而卒有怠惰之失相去遠矣惟陛下覽焉

乞通下情防太察

宋徽宗時上　江公望

臣聞人君明目達聰所以通下情也前後有旒左右有纊所以防太察也太察則聞人之過下情不通則不見已過聞人之過則姦生而刑滋不見已過則心塞而禍萌此周之厲王以防口而召亡漢之顯宗以耳目隱發爲明而速亂也遷者之興推求其意不過

推平恕以假借忍難行而聽納所以養成人臣之直
故其進諫也無首鼠之疑謀有批鱗直前之勇氣事
無不聞理無不盡上無過舉下無逆情姦人破膽黠
吏縮手民賊屏迹國狗希鳴麄直之氣日益尊矣故
日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陛下德
度宏博出於天性群臣進諫涉狂未嘗誅戮復加優
賚天下之士孰不爲陛下盡忠況在言責者乎傳曰
與王賞諫臣逆王罰之信斯言也然臣聞太宗正觀
之時道人使諫三年之後諫者悅而從之又一二年
勉强受諫而終不樂蓋受難堪之言常在於懷慨顧

孫權用呂壹董舉罪糾姦纖介必聞深案醜誣排陷無罪以作威福步騭力詆其非權尋誅壹覺悟尚以蓋小人因緣銜命不務奉公利在憑籍威勢杜絕人口公然作過使上聽不達威柄潛移刑及無辜閒隙萬目由聞人之過不聞己過之所致也老子曰察見淵魚者不祥以察為明是誠不祥之召也陛下豈不思畿甸之外非陛下之民乎人各有心能使之昏昏不踰朝廷之所為乎人各有口能使之默默不議陛下政事乎既不可掩於天下何獨察察於輦轂之下以為明哉語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信乎有道不可

以求瑕搜慝鈎致盜詐出於不備擿發如神此一酷京兆之俗才爾使京兆爲之猶可羞矧以天下爲度海内爲家而爲京兆不爲者乎陛下即政之三日一切罷去天下聞之翕然歸心開目張膽人人自安告訐不長風俗向厚比聞稍稍復置益舊額通爲七十人一人量以十人爲耳目十人之中一人又以十人爲之散手通途永巷不啻數千百人矣夫婦醜詆之言仇隙怒傳之語增情飾狀擿隱抉伏何所不至人人跼蹐各各疑慮親戚不敢識朋友不敢信目不敢視手不敢直指若此定非清世之美事也昔吳王

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於是知公議不可不恤獨斷不可不謹人君之所急務尤在於此焉蓋左右非不親也然不能無交結之私諸大夫非不貴也然不能無恩讎之意至於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則所謂公議也夫公議之所在既已察矣必待見賢焉然後用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則所謂獨斷也惟恤公議於獨斷未形之前惟謹獨斷於公議已聞之後則人君之所以致治者又安有不善乎二帝之所以帝三王之所以王

未有不出於此者也臣愚伏見朝廷之事竊疑近日以來頗有異於陛下即位之初者參聽人言往往有嗟歎不平之語非若前日之無不和悅者且今去陛下即位之初纔半年有餘耳然遽已如此不知自今以往又將如之何也況祔廟既畢普天之下莫不延頸拭目以俟初政而初政者乃人君謹始以正其本者也尤宜省察正在今日臣願陛下深思孟子之言務使公議先達于上然後斷以獨智庶幾有爲愜天下之望

乞開言路

眞德秀

宋寧宗時秘書郎眞德秀上

歷觀往昔言路壅塞之由大抵起於人主好自用大臣好自專而已自用則自視天下之人皆莫已若而惡人之言自專則舉天下之事唯所欲爲而忌人之言今陛下恭已責成未嘗有自用之失大臣虛心無我未嘗有自專之私而羣臣觀望莫敢盡言者陛下亦嘗察其故乎蓋自權姦擅政十有四年諫侫成風日以浸盛然其始也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泰用端朝之徒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正如始病之人血氣雖傷而未至甚憊也其後呂祖泰之

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疾已深於慶元矣又其後也盍平章軍國之名起邊陲干戈之釁非獨舉朝莫敢言雖布衣韋帶之士求一如泰者亦不可得是開禧之疾又深於嘉泰矣風俗至此已成膏肓救藥扶持豈易爲力誠如更化之初一時羣賢皆得以忠言自奮則精氣風采猶可漸還而曾未兼旬遺補之官以言罷職是疾方寸愈而遽以酒色伐之矣若是而欲起嘉泰開禧之沉痼其可得乎自時厥後御伯成以諫官論事夫方其去也陛下皆華之以美職畀之以大藩覩昔斥逐言者

之時固大異矣然人之常情易媮難勉彼見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於朝未免妄疑陛下眞有諱言之意故寧默默以自全不肯譊譊以賈禍且侍從之臣以已見求對故事也今或踰歲彌年而不一舉職者矣集議各貢所聞亦故事也今或閣筆相視而不措一詞者矣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群臣噤默如此豈不殆哉臣今欲爲陛下言者三一曰勤訪問臣自獲侍清光每見陛下延納群臣溫恭有禮從容咨訪罕聞玉音記注所書寂寞無幾豈皆不足以上承清問乎又閒遇兩班多從陛下既進復却或至

再三陛下雖未必厭聞人言群臣或得以妄議聖德

臣願自今咨詢朝賜對時出聖訓訪以民生疾苦朝政

闕遺仍詔賓贊之臣雖有兩班皆令宣引則下情可

通而上聽無壅矣二曰廣謀議臣聞古者大事謀及

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比年政令之間或有更革

往往過為祕密不暇參酌群言討慮圖目精詳本末

豈無未究有如楮幣鹽鈔尤為民命所關而更張獨

決於廟謨獻替靡聞於群下倘凡皆若此欲事無遺

策其可得哉臣願陛下以帝堯稽衆為心以漢廷雜

議為法俾得自竭則令無不臧矣三曰明黜陟昔唐

憲宗以忠直用李藩以循默去鄭絪迄成中興之烈而宰臣裴垍尤能獎勵盡言拾遺獨孤郁等因遷致謝垍獨責嚴休復曰君異夫二人孜孜獻納者休復大慙故論者至今稱憲宗為聖君而裴垍為賢相間者一二小臣以奏對剴切旋被獎拔亦足以明示好尚矣臣願推廣此意凡向以言事去國者察其用心之忠勿使久外左右近臣盡誠獻替者當如憲宗之擢李藩擯阿苟容者如裴垍之責嚴休復使人知忠鯁可尚而諛悅可羞則元和之盛何難致之有

論都關中　婁敬

漢高帝五年敬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輅衣羊裘因齊人虞將軍而見帝賜食已而問敬所欲言便事敬上說

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去居岐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廼營成周都雒以爲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

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爲二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滎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絶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鬭不搤其吭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

故此亦搤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

徙都成周疏　　　　翼奉

漢元帝時上延問奉以爲祭天地于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以親疏迭毁皆煩費違古制又宮室苑囿奢泰難攻不改其本難以末正迺上疏

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竊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溫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

民之財廢而不爲其積土基至今猶存又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太和百姓洽足德流後嗣如令處於當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人道亡常亡常者所以應有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都於成周左據成皐右阻黽池前鄉崧高後介大河建滎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爲關而入敖倉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娛東厭諸侯之權西遠羌胡之難陛下共已亡爲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爲高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奉誠難亶居而改作故願陛

下遷都正本衆制皆定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蓄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王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絕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爲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毋若殷王紂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於殷駿命不易今漢初取天下起於豐沛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非直費財又乃費士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勝數有天下雖未久至陛下八世九主矣雖有成王之明然

亡周召之佐今東方連年飢饉加之以疾疫百姓菜
色或至相食地比震動天氣溷濁日光侵奪繇此判之
言之執國政者豈可以不懷怵惕而戒萬分之一乎
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
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今漢
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以永世延祚不亦優乎如
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行到後七年之明歲必
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大行考室之禮雖周之隆盛亡
以加此唯陛下留神詳察萬世之策

都金陵議　張紘

漢獻帝建安十六年吳孫權長史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勸權以爲治所上言

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爲金陵地勢岡阜連石頭訪問故老云昔秦始皇東巡會稽經此縣望氣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故掘斷連岡改名秣陵今處所具存地有其氣天之所命宜爲都邑權善其議未能從也後劉備之東宿於秣陵周觀地形亦勸權都之權曰智者意同遂都焉

諫移都洛陽　孫綽

晉簡文帝時桓溫欲經緯中國以河南粗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溫不敢爲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著作郎孫綽乃上疏

伏見征西大將軍臣溫表便當躬率三軍討除二寇

蕩滌河渭清灑舊京然後神旂電舒朝服濟江反蹕
居於中土正王衡於天極斯超世之宏圖千載之盛
事然臣之所懷竊有未安以爲帝王之興莫不審地
利人和以建功業貴能以義平暴因而撫之懷遠不
建淪胥秦京遂令胡戎交侵神州絕綱土崩之釁誠
由道喪然中夏蕩蕩一時橫流百郡千城曾無完郛
者何哉亦以地不可守投奔有所故也天祚未革中
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而已實賴萬里長江畫
而守之且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義大矣
哉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勝談自當任道而遺險校

實量分不得不保小以固存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丘墟函夏蕭條井堙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爲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即復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纏於聖心哉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爲國遠圖向無山陵之急亦未首決大謀獨任天下之至難也今發憤忘食忠慨亮劃凡在有心孰不致感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而趣死之憂

促哉何者植根於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頊驅歟於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富者無三年之糧貧者無一食之飯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死之地就累卵之危將頊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夫國以人爲本疾寇所以爲人衆喪而寇除亦安所取哉此仁者所宜衰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自古帝王之都豈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以待會使德不可勝家有三十年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欲一宇宙無乃頊

而舉朝大平臣之愚計以為且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於陵所築二壘以奉衛山陵掃平梁許清一河南運漕之路既通然後盡力於開墾廣田積穀斷賊從者之資如此賊見亡徵勢必遠竄如其遂逆不化復欲送死者南北諸軍風馳電赴若身手之救痛癢率然之應首尾山陵既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極增修德政躬行漢文簡樸之政去小惠節淫費審官人練甲兵以養士滅寇為先十年行之無使棄廢則貧者殖其財怯者先其勇人知天德赴死如歸以此致政猶運諸掌握何故捨百勝之長理

以天下而一擲哉陛下春秋方富溫克非其敵君臣相與弘養德業恬嬉元吉不快乎今溫時尚幾堇朝夕同臣以煢煢獨獻管見出言之難實在今日而序區區必冒人聽者切以無聲之例狃啓迸濫紛羌之冰乎覽所察所以不勝今疑竊日下陳昔陛下晉神溫少留思豈非偏於人必介德非之願哉如以下憐罪人欲加憫哉使丹誠上達遂受刑誅雖沒泉壤亦且不朽

諫營建中都表　傅霖

府兵不開不聞翰林學士傅霖

竊聞古者明王之制也史書過瞽誦詩公卿諫士傳言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而後改之是民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者也門下不以臣不肖忝在學士敢不竭忠盡節有隱避乎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老氏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衰者昔代相制強所愛惜實賴門下神武克復社稷其初也賊吟賞林泉平章一切政務科求聚斂代人工垂拱無為削疑心崇尚師道追跡虞舜比德軒羲天下顒顒傾耳注目喜遇非常之主復在於今日矣康哉之歌復聞於黎庶矣奈何簡易未幾而又興延中都于

荒於閑廐數倍乎溺於聲色無極乎䟽於遊畋不節乎營為繕造衆多乎郡邑課稅煩劇乎不省亡國之風因循覆車之軌天下失望四海驚嗟朝野心知而懼罪鉗口以斯統御天下豈所謂可久可大之業耶且自歷代之君皆欲建萬代之業使子孫長有天下者也豈使子孫傾覆天下者哉子孫若覺所行必將敗亡則必恐懼不敢為之矣以亡國之主自謂必不亡也然後至於敗亡也存國之君恐懼必將亡也然後至於不亡也易曰知進退存亡得喪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又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此言懼亡

獲堅固也管仲曰古之隳國家失社稷者非故且爲之也有樂焉不知其陷于惡也陸凱曰有道之君以樂樂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人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惟陛下居安慮危在得圖失防患于無形之始慎禍于纖微之初念管仲之至言棄少樂而存社稷覽陸凱之篤論思樂人而彌長也禮記曰孟夏之月無有壞墮無起土功無發大衆無伐大樹昔魯夏城中丘春秋書之垂爲後戒今建國都乃長久之大業也犯天下之大禁襲春秋之所諱詩曰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孝經曰理國者不敢侮于鰥寡而況

於士人乎今不恤庶人之擾而建都國不長上天之
怒而長戲豫棄安就危棄存就亡棄易就難棄約就
奢而欲永有天下恐不可得也但恐頃年已來水旱
不節天下虛竭兆庶困窮戶口逃散流離艱苦輦洛
暴水所喪尤多江淮赤地饑餓者衆加以東北有不
賓之寇西涼有喪失之軍干戈歲增疆埸騷動近又
胡羯逆命徵發不寧料事度宜豈應更建中都乎至
若兩都雖舊制矣然而分守官衆多矣費耗用度尚
以爲損豈況更建中都乎夫河東者國之股肱郡也
勁銳強兵盡出於是其地隘狹今又置都十萬之戶

將安投乎夫惟所造城闕爰及苑囿侵奪閭閻令其別剗損壞冢墓令其改卜殷富者破其產業貧窶者莫知所從外迫威詔内懷湯火怨嗟之聲驚惶之擾盈于途路達於鬼神老小孤惸茫然無計憂悲苦惱不可勝說此甚不可也且陋東都而幸西都自西都而遣中都取樂一君之欲以遺萬人之患務在都國之多不恤危亡之變悅在遊輦之麗不顧兆庶之困非所以建深根固蔕不拔之長策矣昔漢帝感鍾離意之言息事德陽之殿魏主採續咸之諫止造鄴都之宮臣職非其位言參微細然聖主不以人廢言不

以微措人矣臣愚誠願陛下發德音垂明詔深

庶能事中都則福履無疆天下幸甚謹言

論都洛陽　郭子儀

唐代宗時郭子儀權京城留守自西蕃入寇車駕東幸天下皆咎程元振東宮舊論之元樹權又妨子儀復立功不欲天子還京勸帝且都洛陽以避蕃寇帝然之下詔有日子儀聞之因兵部侍郎張重光宣慰迴附章論奏

臣聞雍州之地古稱天府右控隴蜀左扼崤函前有終南太華之險後有清渭濁河之固神明之奧王者所都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兵强士勇雄視八方有利則出攻無利則入守此用武之國非諸夏所同

秦漢因之卒成帝業其後或處之而泰去之而亡前史所書不唯一姓及隋氏季末煬帝南遷河洛丘墟兵戈亂起高祖唱義亦先入關惟能翦滅姦雄底定區宇以至于太宗高宗之盛中宗玄宗之明多在秦川鮮居東洛間者羯胡構亂九服分崩河北河南盡從逆命然而先帝仗朔方之衆慶緒奔亡陛下藉西土之師朝義就戮豈唯天道助順抑亦地形使然此陛下所知非臣飾說近因吐蕃凌逼鑾駕東巡蓋以六兵素非精練皆市肆屠沽之人務挂虛名苟避征賦及驅以就戰百無一堪亦有潛輸貨財因以求免

中官掩蔽庶政多荒遂令陛下震蕩不安退居陜服斯蓋關於委任失所豈可謂秦地非良者哉今道路云云不知信否咸謂陛下已有成命將幸洛都臣竊思其端未見其利夫以東周之地久陷賊中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中間畿內不滿千戶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軍儲又鮮人力東至鄭汴達於徐方北自覃懷徑于相土人煙斷絕千里蕭條將何以奉萬乘之牲餼供百官之次舍矧其土地狹阨纔數百里外有成皋南有二室險不足恃適爲戰場陛下奈何棄久安之勢從至危之策忽社稷

討生天下之心[illegible]為陛下不敢且聖旨所
慮豈不以[illegible]剿撫田野空虛恐糧食不充國
用有關以臣所見深謂不然昔衛文公小國之臣諸
侯之主耳遭懿公為狄所滅廬于曹衣大布之衣
冠大帛之冠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三百乘卒能恢
復舊業享無疆之休況明明天子躬儉節用苟能黜
素飡之吏去冗食之官抑豎刁易牙之權任蘧瑗史
鰌之直薄征弛力卹隱[illegible]諸相以簡賢任能科
老臣以練兵禦侮則黎元[illegible]冦盜自平中興之功
旬月可冀卜年之永永無[illegible]時遵順動廻鑾上

都再造邦家唯柔庶政奉宗廟以脩蘋享謁陵寢以
崇孝思臣雖隕越死無所恨代宗省表垂泣謂左右曰子儀用心真社稷臣也可亟還京師十一月車駕自陜還宮子儀伏地請罪帝駐車勞之曰朕用卿不早故及於此乃賜鐵券圖形淩煙閣

論修建北京　范仲淹

仁宗時陜西四路安撫招討使范仲淹
上

臣危言孤立久荷聖知當此犴昊之憂豈可循默自
守雖以言而取罪亦以盡臣子之心臣先於景祐三
年五月初在開封府曾進劄子言西洛帝王之宅絕
無儲備乞聖慈以將有朝陵爲名使東道有餘則運

而西上西道有餘則運而東下數年之間庶幾有備太平則居東京舟車輻輳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守西洛山河之宅以保中原當時臣言西洛可營者以備急難也今北事既動營洛已晚臣今別有愚見請（此大簡之策）一二以陳之臣竊聞修建北京以禦大敵以臣料之可張虛聲未可為倚何哉河朔地平去邊千里胡馬豪健晝夜兼馳不十數日可及澶淵陛下乘輿一動千乘萬騎非數日可辦倉卒之間胡馬已近欲進北京其可及乎此未可一也又承平已久人不知戰鬭寇大至群情憂恐陛下引憂恐之師進涉危地或有

爲潰在爪牙之臣誰能制之此未可二也又北京四面盡平絕無險阨之地儻乘輿安然到彼而胡馬旁過直趨河南於澶淵四面乘凍而渡京師無備將何以支宗廟社稷官禁府庫皇宗戚里之屬千官百辟之家六軍萬民血屬盡在無金城湯池可倚無堅甲利兵可禦陛下行在河朔心存京師豈無回顧之大憂乎此未可三也假使大河未凍寇不得渡而直守澶淵聲言向闕以倒地會盟爲請當此之時京師無備胡塵俯逼陛下能堅守不動而拒請乎唐明皇時祿山爲亂舊將哥舒翰以四十萬兵屯守潼關請

不出戰且以困賊楊國忠促令進討一戰大敗遂陷長安今京師無備寇或南牧朝廷必促河朔諸將出兵截戰萬一不勝則有天寶之患朝廷將安往乎昔煬帝盤遊淮甸遠關中唐祖據之隋室遂傾明皇出幸西蜀非肅宗立于朔方天下不復為唐矣德宗欲幸成都李晟累奏乞且駐山南以繫人心乃知朝廷為邦之根本今陝西河北聚天下之重兵如京師搖動遠違重兵則姦雄奮飛禍患四起臣聞天有九閽帝居九重是以王公法天設險以安萬國也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正

在今日矣臣請陛下速修東京高城深池僅民百萬
足以為九重之備乘輿不出則與人主鎮四海而無
煩動之勞鑾輿或出則人臣居守九重而無內顧之
憂矣彼或謀小逞城堅深不可卒攻京師坦平而可
深犯我若修兩京師使不可犯則伐彼之謀而沮南
牧之志矣彼入之淺則藏壘已堅彼入之深則都城
已固彼出而擾我可出而擊之彼出而決戰我可乘出也
進不能為患退不能為患然後以術擾之逃則追之
縱有挾捷可戰可伐我攻城未必不大勝豈非陛
下保社稷安四海乃今未戰成功京師上皆之居高

城深池然失其體居閫後府不嬰城以門上高衆送
在高闢入朝而京城無備門守蓋亡在官明收民衆
彥澤引契丹兵犯闕而京城無備步卒少歸此皆無備
而亡何其失體甚者但息國家之患而不顧其
失體也若以從衆城門令失體不御愈丁擒遷之禍
哉例犯人臣有何沙恥此事但世而若謂其失體而
不敢高臣任甸所用當南關重其此事識界人也
然臣了之心豈敢忘在視之發況臣赤來愚拙唯知
求罔而不知其受診矣目今在位徵之人物尚祖
爲闕中而衆長官之要且命駕臣明直近列而懷延

比之奉春君之儕未甚爲過至於西洛帝王之宅太祖嘗修有意在子孫表裏山河接應東京之事勢進屬關陝之形勝又河陽據大川之險當河東之會要為西洛之北門又長安自古興王之都天下勝地皆願朝廷留意常委才謀重臣天下幸甚

乞罷修京城　　　　余靖

宋仁宗時上

臣竊聞大臣建議內有修京城置府兵二事者伏以朝堂某議天下具瞻帝王言動萬世爲法安危所繫樞機[illegible]事之幾微不可不謹難以慮始人之常情

臣願陛下深思遠圖以安民爲本臣請縷陳二事望
陛下擇其可一臣聞西賊僭號之初宋庠請修函谷
此時關中動搖謂朝廷棄關西而自守今無故而修
京城乃是捨天下之大而爲嬰城自守之計四方聞
之豈不動搖强弱之勢正在此矣無戎而城春秋所
譏守在四夷義不如此又前歲以邊鄙之警而河北
諸路揀點鄉兵是利未集而先致其害也況今北胡
之賂既厚西戎之好既講雖知信誓不可卒保俗咎
蒼生咸望帖泰而都畿之下先自擾之根本不寧四
方何望哉昔魏侯恃險吳起以爲失詞宣王料民山

甫譚其害攻惟是二者皆古今之所重而安危之

起乞陛下捨此二策別議遠圖之術

議巡幸　　　　李綱

宋高宗建炎元年李綱至行在四辭相位不許乃上十事首議巡幸

臣竊以國家都汴處中以臨四方埀二百年雖有變故豈特仁德足以結萬邦之心亦由以中制外據天下之利勢使之然也方今多難之際不可定都以權時宜固有所不得已者然宗社朝廷一遷天下之勢必有偏而不起之虞中原搖動卒難復安此臣所以夙夜思慮欲爲陛下權天下之勢以濟長久之策也

古者帝王有巡幸之禮故虞舜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而成王撫萬邦巡侯甸見於周官之書今四方多故宜講巡幸之禮以鎮撫之除四京外以長安爲西都襄陽爲南都建康爲東都各命守臣營葺城池宮室官府使之具儲峙糗糧積金帛以備巡幸陛下時乘六龍鑾輿順動以天臨之覽觀山河之形勝省察牧守之治忽撫士民問風俗收豪俊之用以攘戎狄復境土然後復據河洛而都之此今日權宜之上策也用臣此策其利有三藉巡幸之名國勢不失於太弱一也不置定都使夷狄無所窺伺二也四方望幸

使姦雄無所覬覦三也至於費用則長安當委之四川襄陽當委之荆湖建康當委之江淮閩浙深戒守臣因陋就簡勿事壯麗具圖來上惟取便安因緣擬擾者重寘于法則三都成而天下之勢安矣議者謂車駕當且駐蹕應天以繫中原之心或謂當遂幸建康以紓一時之患臣皆以爲不然夫汴京宗廟社稷之所在天下之根本也陛下嗣登寶位之初豈可不一幸舊都以見宗廟社稷慰安都人之心下哀痛之詔擇重臣以鎭撫之使四郊畿邑之民又安益治守禦之具爲根本不拔之計哉天下形勢關中爲上襄

陽次之建康又次之今捨上中而取其下非得計也宜先期降敕榜曉諭軍民及以修謁陵寢爲名擇日巡幸據要會之地以駐六師既有以繫中原之心又有以紓一時之患策無出於此者臣愚伏望聖慈斷自淵衷詳酌而推行之天下不勝幸甚

議巡幸第一劄子　　李綱

臣以愚陋誤蒙聖恩擢任宰相初對之日嘗以巡幸之議冒瀆天聰其意以謂京師初經殘破之後理難固守然車駕不可不一到以慰天下之心然後鑾輿順動法古巡狩之禮以行四方西則關中南則襄陽

東則建康以天下形勝之勢觀之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伏蒙睿慈特採其議已降指揮京師催促修城祇備謁款宗廟而又與襄陽建康皆令量治宮室以俟翠華之幸臣累留身奏事論及天下利害安危所繫之大者未嘗不以此爲言嘗蒙宣諭但欲先迎奉元祐太后及遷六宮如建康并禁衛家屬遷從者亦津遣南去而車駕獨留中原選將屯兵以衛行在雖關中可往雖金人可戰臣竊仰陛下英睿果斷如此雖古創業中興之主如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不是過也昨日忽被手詔宣諭京師未可往

而欲爲大王避狄之計避幸東南擇形勝之便利遠水火之焚溺來春還闕聚糧屯兵爲守禦攻討之計今臣條具合措置事務以聞臣伏讀愕然未諭聖意不知天慮與前不同果以爲當如此耶將左右大臣密獻此說姑從其策耶如天慮果以爲當如此臣竊以爲未然而左右大臣密獻此說則臣竊歎其未嘗深思遠慮姑欲脫一時之患而不知禍難之在後也夫京師宗廟所在陛下即位之初禮當一到徒以城池之修未備而防秋之期已迫勢有未可往者臣固不敢力爭至於巡幸東南以避狄則臣不知車駕果

將安之耶若欲出於下策遂往建康則臣恐天下之勢傾而中原不復爲我有矣請爲陛下試詳言之夫陝西者中國勁兵健馬之區也河北河東者中國之屏蔽也京畿及京東西者中國之腹心也江淮荆湖閩浙川廣者中國之支派也今與鄰國爭屏蔽之地不能保腹心以號召勁兵健馬與之馳逐而欲自保於支派之鄉臣恐天下之勢偏而不舉胡騎深入號令不行州郡莫相救援皆將碎於賊手虜以精兵驚擾京東控制淮楚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況欲屯兵聚糧議攻守計以迎二聖哉王命不通盜賊滋起

殺害官吏屠陷城邑如今之河北兵民不待金人然後爲害自江以南皆當摇動不知獻策之臣果能保其必安乎夫江之廣不如河江之險不如河江之湍激不如河金人渡河猶不能禦江豈可恃而南人之輕脆非北人之比賊至則潰南方之城壁非北方比賊攻則破陛下必以建康爲安臣愚竊以爲過矣夫利在耳目之前患在一世之後中智以上乃能知之今欲乘舟順流而東其安便比於鞍馬之間何啻相百遠幸江湖之濱其閑適比於兵革之際何啻相萬然偷取一時安適而忘禍患之在後獻説者如此

臣愚竊以爲不思之甚矣爲今之計縱未能行上策以
以趨關中莫若取其次策以適襄鄧襄陽近爲李孝
忠所據雖已潰散恐或殘毀惟鄧爲可以備車駕之
時巡夫鄧者古之南陽光武之所興也西降關陝可
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遣援南通巴蜀可取貨財東
達江淮可運穀粟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illegible]寬
城可屯重兵民風號爲淳古盜賊未嘗侵犯此誠天
設以待陛下之臨幸事之機會不可失也願詔守臣
增修城池漕臣儲峙糧草朝廷給降錢帛廣行應副
專壹一臣[illegible]以督其事將來秋高六飛啓行由陳蔡唐

以趨南陽不逾月可達天下之士知陛下之不忍棄中原也河北河東之民知陛下之不遠徙也天下郡縣知陛下之處中以臨四方也皆當心服而無解體之患是一幸南陽則三者皆得一幸建康則三者皆失利害安危之幾在此一舉陛下何憚而不行也臣愚伏望聖慈斷自淵衷從臣之言勿是先入之說天下不勝幸甚

議巡幸第二劄子　李綱

臣前已具劄子論車駕巡幸京師城壁未可保守俟葺未備當權時之宜駐蹕南陽據天下之中以號令

四方不宜東幸建康棄置中原以失天下之心伏蒙
聖慈令與執政同議然前疏未盡區區之意敢昧死
再陳之臣聞自昔人主當草昧艱難之時或與英雄
角逐或為夷狄所侵皆據地利而莫肯先退盡人力
而莫肯先屈夫勝天下者必以勢而據地利莫肯先
退者勢也蓋天下者必以氣而盡人事莫肯先屈者
氣也漢高祖與項羽戰于滎陽成皐間相持累年高
祖雖屢敗不肯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
有垓下之亡曹操與袁紹戰于官渡操雖兵弱糧乏
不肯解去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此觀

之與勍敵爭勝負豈可不據天下之勢而先自退哉唐之初突厥頡利以十萬騎飲馬渭水去長安纔數十里太宗以七騎臨渭上與語以大義折之旣而王師大集旌旗千里光彩精明頡利震怖遂以請和本朝景德中契丹以數十萬寇澶淵眞宗渡河親征射殺所謂統軍撻攬者虜主惶懼遂亦請和而去兩朝盟好凡百餘年由此觀之爲夷狄所侵豈可不作天下之氣而先自屈哉今金人雖號爲勍敵其實皆中國失策養之使然考其兵之强盛豈能過項籍袁紹其敢深入豈能過頡利契丹而吾方其未至之時已

相與震怖委棄中原而自竄于江湖之間既失天下之勢又索天下之氣不知虜騎果復渡河攻剽城邑屠戮我人民以精兵控扼淮泗而王命爲之不通盜賊蠭起所在竊發跨州連邑自相建置將何以待之且今之所恃者兵也陛下每欲聚西北之兵十餘萬日加訓練以待親征睿謀壯矣旣適建康不知此兵將何所所用夫建康水鄉其土卑濕其食魚稻非西北之兵所利不產粟麥稈草土氣多熱非西北之馬所便往年方臘起於江浙朝廷遣西兵討之疾病物故者三之二而馬之存者無幾由此觀之欲聚西北

之兵而適建康猶資章甫而適越也惟南陽可為今冬駐蹕之計賴天之休陛下聖德所感河北河東兩路兵民戴宋之心借使賊敢深入邀截掩擊中國一勝則天下之勢壯而氣振矣然後降親征之詔率天下之師問罪以迎二聖之鑾輿決有轉危為安撥亂反正之理在陛下自强不息力行之而已臣備位宰相不惟仰荷特達之知思自竭盡以報萬一天下之責交歸謀慮一有不當何以塞之伏望聖慈斷自淵衷察臣孤忠勿為羣議所惑天下不勝幸甚

論經理建康以備巡幸　　葉夢得

宋高宗時兩浙西路安撫使葉夢得上

右臣伏覩朝廷已命翁彥國經理建康以備巡幸竊惟國家定鼎汴陽固萬世無窮之計然而聖慮深遠以爲萬一之備或有不得已者則形勢所在不可不考建康居東南要津實恃大江以爲險然自豫章而東長沙而北江陵而西江行數千里控扼之會皆以武昌爲襟帶孫權建鼎足三方之勢抗魏制蜀僃爲用武之地故周瑜呂蒙因之以破曹操擒關羽晉元帝南遷首命陶侃以龍驤將軍爲太守故蘇峻之亂卒賴其効宋齊之後專事隴蜀不以爲意侯景長驅

無所忌憚遂致梁禍唐以鄂岳爲一道觀察督要以重人至牛僧孺罷相文宗復以鄂州爲武昌軍置節度使特命僧孺守之則歷代兼制江湖之意形勢大畧可見唐雖都關中與吳晉異亦不敢忽也至於所以夾輔建康者又環之有五城曰石頭城曰冶城曰臺城曰苑城曰新城蓋大江之險特可爲之限隔而所以守江者必有爲之捍禦今惟新城在撫州之境利害所繫差輕其餘四城皆不可廢韓滉鎮浙西當朱泚之亂潛修石頭城人疑其異志亦可想石頭城一爲利臣愚竊謂鄂州宜建爲帥藩宿以重兵以爲

建康之西門石頭城當尋其故址與稍之分備也戍以護大江之守然後建康可恃以固伏望聖慈特命大臣參議施行臣職忝論思雖事非所部顧在今日匹夫願自竭以冀秋毫之補不敢以犯分爲嫌慨獻其愚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

都建康策　王阮

宋孝宗即位欲成高宗之志首詔經理建康以圖進取而大臣幸安計未决王阮試禮部對策

臨安蟠幽宅阻面湖背海膏腴沃野足以休養生聚其地利於休息建康東南重鎮控制長江呼吸之間

上下千里足以虎視吳楚應援梁宋其地利於進取
建炎紹興間敵人乘勝長驅直擣而我師亦甚憊也
上皇遵養時晦不得已與平迺駐臨安所以為休息
計也三十年來闕者全壞者修弊者整廢者復較以
曩昔倍萬不侔主上獨見遠覽舉而措諸事業非固
以臨安為不足居也戰守之形既分動靜進退之理
異也古者立國必有所恃謀國之要必負其所恃之
地秦有函谷蜀有劍閣魏有成臯趙有井陘燕有飛
狐而吳有長江皆其所恃以為國也今東南王氣鍾
在建業長江千里控扼所會輟而弗顧退守幽深之

地若將終身焉如是而日謀國果得爲善謀乎且夫戰者以地爲本湖山回環孰與乎龍蟠虎踞之雄背潮奔猛孰與乎長江之險今議者徒習吳越之僻固而不知秣陵之通達是猶富人之財不布於通都大邑而匣金以守之愚恐半夜之或失也儻六龍順動中原在跬步間况一建康耶古人有言千里之行起於足下患不爲爾

中興論都建業巡武昌　　陳亮

上孝宗

臣竊惟海內塗炭四十餘載矣赤子嗷嗷無告不可

以不極國家憑陵之恥不可以不雪陵寢不可以不還輿地不可以不復此三尺童子之所共知曩猶畏其强耳韓信有言能反其道其强易弱况今虜酋庸懦政令日弛捨戎狄鞍馬之長而從事中州浮靡之習君臣之間日趨怠惰自古夷狄之强未有四五十年而無變者稽之天時揆之人事當不遠矣不於此時早爲之圖縱有他變何以乘之萬一虜人懲創更立令主不然豪傑並起業歸他姓則南北之患方始又况南渡已久中原父老日以殂謝生長於戎豈知有我昔宋文帝欲取河南故地魏大武以爲我自生

髮未燥即知河南是我境土安得為南朝故地原文
帝既得而復失之河北諸鎮終唐之世以奉賊為忠
義狃於其習而時被其恩力與上國為敵而不自知
其為逆過此以往而不能恢復則中原之民烏知我
之為誰縱有倍力功未必半以俚俗諭之父祖質產
於人子孫不能繼贖更數十年時事一變皆自陳於
官認為故產吾安得言質而復取之則今日之事可
得而更緩乎陛下以神武之資憂勤側席慨然有平
一天下之志固已不惑於羣議矣然猶患人心之不
同天時之未順賢者私憂而姦者竊笑是何也不思

所以反其道故也誠反其道則政化行政化行則人心同人心同則天時順天不遠人人不自反耳今宜清中書之務以立大計重六卿之權以總大綱任賢使能以淸官曹尊老慈幼以厚風俗減進士以列選能之科革任子以崇薦賢之實多置臺諫以肅朝綱精擇監司以清郡邑簡法重令以澄其源崇禮立制以齊其習立綱目以節浮費示先務以斥虛文嚴政條以核名實懲吏姦以明賞罰時簡外郡之卒以充禁旅之數調度總司之羸以佐軍旅之儲擇守令以滋戶口戶口繁而財自阜柬將佐以立軍政軍政明

而兵自強置大帥以總邊陲委之專而邊陲之利自興任文武以分邊郡付之久而邊郡之守自固右武事以振國家之勢來敢言以作天下之氣精間諜以得虜人之情據形勢以動中原之心不出數月綱自定比及兩稔內外自實人心自同天時自順有所不往一往而民自歸何者耳同聽而心同服有所不動一動而敵自鬬何者形同趨而勢同利中興之功可蹻足而須也夫攻守之道必有奇變形之而敵必從衡之而敵莫救禁之而敵不敢動乖之而敵不知所往故我常專而敵常分敵有窮而我常無窮也夫

奇變之道雖本乎人謀而常因乎地形一縱一横或長或短緩急之相形盈虛之相傾此人謀之所措而奇變之所寓也今東西彌亘綿數千里如長蛇之横道地形適等無所參錯攻守之道無他奇變今朝廷塹守江之弊大城兩淮慮非不深也能保吾城之卒守乎故不若爲術以乘其所之至論進取之道必先東舉齊西舉秦則大河之南長淮以北固吾腹中物齊秦誠天下之兩臂也奈虜人以爲天設之險而固守之乎故必有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竊嘗觀天下之大勢矣襄漢者敵人之所緩今日之所當有事

也控引京洛側睨淮蔡包括荆楚襟帶吳蜀沃野千里可耕可守地形四通可左可右今誠命一重臣德望素著謀謨明審者鎮撫荆襄輯和軍民開布大信不爭小利謹擇守宰省刑薄歛進城要險大建屯田荆楚奇才劒客自昔稱雄徐行召募以實軍籍民俗剽悍聽於農隙時講武藝襄陽既爲重鎮而均隨信陽及光一切用藝祖委任邊將之法給以州兵而更使自募與以州賦而縱其自用使之養士足以得死力用間足以得敵情兵雖少而衆建其助官雖輕而重假其權列城相援比鄰相和養銳以伺觸機而發

一旦狂虜玩故習常來犯江淮則荆襄之帥率諸軍
進討襲有唐鄧諸州見兵於潁蔡之間示必截其後
因命諸州轉城進築如三受降城法依吳軍故城爲
蔡州使唐鄧相距各二百里並桐柏山以爲固揚兵
擣壘增陂深塹招集土豪千家一堡興雜耕之利爲
久駐之基敵來則嬰城固守出奇制變敵去則列城
相應首尾如一精間探明斥堠諸軍進屯光黃安隨
襄郢之間前爲諸州之援後依屯田之利朝廷徙都
建業築行宮於武昌大駕時一廵幸虜知吾意在京
洛則京洛陳許汝鄭之備當日增而東西之勢分矣

東西之勢分齊秦之間可乘矣四川之帥親率大軍以持鳳翔之虜別命驍將出祁山以截隴右偏將由子午以窺長安金房開達之師入武關以鎮三輔則秦地可謀矣命山東之歸正者往說豪傑陰為內應舟師由海道以擣其脊彼方支吾奔走而大軍兩道並進以堪其腎則齊地可謀矣吾雖示形於唐鄧上蔡而不再謀進坐為東西形援勢如猨臂彼將愈疑吾之有意京洛特持重以示不進則京洛之備愈專而吾必得志於齊秦矣撫定齊秦則京洛將安往哉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也就使吾未為東

西之舉彼必不敢離京洛而輕犯江淮亦可謂乖其所之也又使其合力以壓唐蔡則淮西之師起而禁其東金房開達之師起而禁其西變化形敵參方牽制而權始在我矣然荆襄之師必得純意於國家而無貪功生事之心者而後付之平居無事則欲開布誠信以攻敵心一旦進取則欲見便擇利而止以禁敵勢東西之師有功則欲制馭諸將持重不進以分敵形此非陸抗羊祜之徒孰能為之夫伐國大事也昔人以為譬拔小兒之齒必以漸搖撼之一拔得齒必且損兒今欲竭東南之力成大舉之勢臣恐進取

未必得志得地未必能守邂逅不如意則吾之根本撼矣此豈謀國萬全之道臣故曰攻守之間必有奇變臣野人也何足以明天下之大計枯疏愚慮之罪

略曰中興論惟陛下裁幸